

鬼葬礼

吉振宇◎著

我们要给鬼举行个葬礼，这个鬼就是程菲，
因为程菲一直不知道自己已经死掉了。

新浪文学大奖赛恐怖小说组主作品

2006中国恐怖小说之王

朝華出版社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新浪原创经典

鬼葬袍

吉振宇◎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葬礼 / 吉振宇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6. 3

ISBN 7-5054-1108-X

I. 鬼... II. 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8386 号

鬼葬礼

作 者 吉振宇

出 版 人 田 辉

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崔晓燕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24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108-X/G·054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吉振宇：自小酷爱文学创作，87年开始先后在《少男少女》、《白桦林》、《诗人》、《中国石油报》、《黑河日报》、《石油知识》、《公安周报》等国内多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小说连载、诗歌、散文200多篇（首）。2004年始接触网络文学，创作了《爱错今生》、《梦寻离》、《雪花落雪花舞》、《鬼葬礼》等长篇小说，现正在创作长篇恐怖悬疑小说《鬼舞蹈》及《追逐亡灵人》系列小说。参加新浪第三届原创文学大奖赛，获恐怖小说盟主及半程探花桂冠，正在激烈角逐总状元的至尊宝鼎。



鬼葬礼

X.iron 鹰铁文化
 鹰 铁 文 化 死 魂

策划编辑：田 辉 张宏宇
 责任编辑：张宏宇
 特约监制：李耀辉
 特约编辑：崔晓燕
 封面插图：赵 千



门乃婷装帧设计
 Tel:010-64972435

一个寒冷的清晨，苑城晨报的记者周正赶去参加同学程菲的葬礼时迟到了，但葬礼并没有如期举行，程菲的遗体神秘失踪了，赫然躺在死者位子上的是另一位同学的尸体……在火葬场，周正无意中拨通了死者的手机，却听到程菲的声音说：“我就在你身后……”接着，诡异的事件连二连三地发生了，记者周正奔跑在无穷无止的梦境里，带着清醒的记忆寻找围城的出口……



魔方工厂悬疑馆：

- 001 鬼 葬 礼 吉振宇著
- 002 九 号 房 吴尔芬著（即出）
- 003 香 血 大袖遮天著（即出）
- 004 不可能犯罪 菩璞著（即出）
- 005 菩提美人 七根胡著（即出）



魔方工厂专用投稿邮箱
morefuntiehu@vip.sina.com
motie@vip.sohu.com



001

一、引言

其实世间本没有鬼。

002

一、突然死亡

参加程菲的葬礼本应该是星期六凌晨三点钟就从医院的停尸房门前出发,亡者家属都想让自己死去的亲人炼第一炉,说是“干净”。

010

二、莫名失踪

这时,两杯散发着香气的热咖啡已经被服务生摆放到茶桌上了。小雪轻轻喝了一小口,说:“好热呢。”然后就很随意地解开了脖子下的三颗风衣扣子,半个白嫩的乳房显露了出来。

017

三、独眼怪人

他费力地把头贴到我的耳边小声说:“跟你进来的那个东西穿的是青色的西装……”我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025

四、夺路而逃

我不经意间向身边一辆车子的倒车镜看去,我看到镜子里出现了一张惨白的笑脸……

031

五、神秘变脸

然后我就看到了她本来温柔漂亮的眼睛里放射出了点点蓝色的光泽,我的心里一紧,就低头钻进了她的白色车子,坐在了车的后座上。

039

六、报社惊魂

表面上我很悲伤,可我心里说中年死老婆是“四大”喜事之一啊。哪知道这娘们儿竟老在半夜里回家看我,还说不能和我上床,那样会伤我身体的。



050

七、精神病院

我首先看到对面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和床头的小柜，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慢慢向我移动过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啊！”的惨叫了一声，随手按开了开关。

059

八、食尸盛筵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朦朦胧胧间，我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正穿行在夜色下的小树林里，那是小雪吗？她仍穿着她那件紧身的黑色风衣，我追了过去，树林的尽头是一大片墓地，小雪不见了，能看到的，只有那一块块泛着青色冷光的大理石墓碑……

069

九、爱人是谁

我惊恐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见一条羊肠小路弯弯曲曲地向下延伸而去，路的两边都是茂密的白杨树林，声音是从杨树林里传出来的。

077

十、死亡简讯

“你……你真的是从大鸭子山跑出来的病人啊！算我倒霉！你快给我下车……下车！”司机虚张声势地对我大喊着，看他的样子很害怕我会随时扑上去。

我忙打开车门跳下了车，那给死人烧的冥币被司机从车窗给扔了出来，慢悠悠地飘落在了我的脚下。

089

十一、路遇双鬼

快看，快看哪老魏！那不是王老爷子吗？我拉着老魏奔向窗子。

老魏挣脱了我的手，说你干什么呀，你疯了？我这是十三楼啊！

我停在窗前，泪水流了下来。我看到老王头朝我挥挥手就消失在空气里了。



098

十二、鬼的葬礼

夜幕的颜色更加暗淡了，寒星稀疏地挂在天际，月亮却显得更明亮了，清冷而高傲地悬挂在空中。风是冷的，在胡同里来回乱吹着，让我浑身发凉。我不明白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要带着我在胡同里直直地走，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他们走。他们真的像我的两个影子！

107

十三、宛山公园

我真的没有说谎。我回来只是想再看看我的儿子我的媳妇我的孙子。我这辈子前半生是很坎坷，中年时老公就离家出走了，但后半辈子我很幸福。我的幸福不是每天吃大鱼大肉，不是身上穿金戴银，而是有一个能干的儿子、一个孝顺的媳妇、一个天真可爱的孙子……

116

十四、两个我家

终于，手放下了，我看到一张清瘦且白皙的女人的脸，居然是梅子！她……她不是已经……死去了么？怎么会跑来这里敲我家的门呢？我惊恐地后退着……

124

十五、磨刀霍霍

我站在厨房的门口向里看去，顿时全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了。我看到正对着门的墙边的一张方形小木桌上，立着一幅黑白大照片，相框上搭着黑色的绸布条，绸布条中间是一朵白色的纸花。照片前有香炉，香炉里插着三柱点燃的香，香炉旁摆放着四盘子供品……

那照片上的人让我难以置信会是她。

134

十六、红衣女人

“阿正，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女人发出的很温柔的声音，这声音让我听着很动情。尤其是在呼唤我的小名，这更让我感到亲切。我看着她眼睛，她的眼睛乌黑而明亮。女人的眼睛会说话，所以从她的眼神中我知道她是在问我。我轻轻地点了下头。我的嘴唇用力亲吻着她的嘴唇，她的声音是怎样发出来的呢？我真的很奇怪。



143

十七、小雪的信

你娶了她不是给她疏远和品尝你白眼的，是用来爱的。要不你娶她做什么？没有了爱的生活是没有颜色的旧城墙。

152

十八、丑恶阴谋

他开始感觉浑身燥热，有一种原始的冲动刺激着他最敏感的部位……有一只手正在为他宽衣解带……他看到了小雪正用力亲吻着他的嘴唇……他又看到还有个小雪蹲下身来在亲他……他无比兴奋，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了……

164

十九、恶有恶报

我打量了一下自己所在的这个长条形状的房间。四十瓦灯泡的照射下，房间里显得很昏暗。我的对面停放着一张大铁床。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一具尸体，一双套着白底黑布鞋的大脚正冲着我的面部，那尸体上盖着一条黄色的绣着图案的布单子。

173

二十、竟圆咖啡

“你……你是谁？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引我来这里？你不是想吃饭吗？房间里的饭你不能吃的……”我焦急地看着她说。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身体动了动，仍垂着头一步步向我走来。

我说抬起你的头，让我好好看看你，你到底是谁？！

182

二十一、鬼的生日

一个黑色的影子在我眼前这个大理石墓碑上浮了起来。

192

二十二、该结束了

独眼人说：那个人是我我也不是我，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我。有的时候，在亲情面前，会出现另一个自己。

那您的衣服呢？您就再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了吗？

他说我喜欢这身衣服，外表穿得华丽，不等于身上没有伤疤。



引言

其实世间本没有鬼。

即使有，又有什么可怕的？

除非你做了亏心的事情……

可怕的是人的心，人的心里若是有了『鬼』，那才可怕呢！您说呢？

记者周正参加了一个奇怪的葬礼后，很多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A decorative graphic element consisting of a black, stylized, curved shape with a small, ornate flourish at the top. It resembles a stylized letter 'C' or a decorative bracket.

1 突然死亡

参加程菲的葬礼本应该是星期六凌晨三点钟就从医院的停尸房门前出发,亡者家属都想让自己死去的亲人炼第一炉,说是“干净”。



1

我最不愿意参加的场合，就是葬礼。开始是因为年龄小，很怕看见死人。后来，是怕听到那哭声。火葬场里的哭声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当看到在告别厅门里被拖拽出来的痛不欲生的亡者家属时，让人看着既同情又辛酸。有什么办法呢？人世间，谁能逃过生离死别这一劫呢？

我们这个城市里有句俗话：娶媳妇就比送葬强。这是句很实在很无奈的话。

每次去送葬归来，我都会对人生有一次非常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大彻大悟，似乎什么都想明白了，又似乎什么都弄不明白。后来就想，算了，明白了又能怎样？自寻烦恼！

参加程菲的葬礼本应该是星期六的凌晨3点钟就该从医院的停尸房门前出发。亡者家属都想让自己死去的亲人炼第一炉，说是“干净”。

可等我醒来的时候，时间已接近凌晨四点多。这让我有些气急败坏，我明明记得自己昨晚睡觉前，是给闹钟定了时的呀！这破玩意儿，该叫的时候它不叫，有的时候半夜里会突然发神经似的“铃”地一声，把你弄得心惊肉跳的。

慌乱地穿好衣服，就冲出了楼门。站在冷清的街道上，我寻找着出租车的影子。正值北方夏秋接替的季节，晨风很冷地吹着我的脸颊和脖子，不禁让我打了个冷战。停放程菲遗体的第三医院就在我家楼区的附近，3分钟

的路程。若是按时起床到达,我现在不正戴着一朵小白花坐在客车上奔往火葬场吗?或者说,已经开始瞻仰死者遗容了。这破闹钟啊!坑人!可我真的按了定时了吗?也是的,自己最近都忙迷糊了。白天忙着四处采写《宛城晨报》的稿子,还“的色”地做了两家文学网站的小说编辑,每晚编审稿子到深夜,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好在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就一个人。老婆跑回了娘家,正和我闹离婚呢。

坐上了出租车,我的心里才平稳了一些。但脑海里立即又浮现出程菲的影子来。真的是事事难料,上个月我刚和程菲坐在一起吃饭,今天我却要去给他送行,要看着他挺拔的身体被烧成一小堆白森森的碎骨头,我的心里一阵难过。白瞎这么好的岁数了,他才比我小一岁,并且是我的同学,初中同学。那时他长得白白净净的,像个丫头。再加上他叫程菲,一个很女性化的名字,所以同学们有一段时间都叫他丫头。但我总护着他,不让别的同学欺负他。他是从南方的某个城市转学过来的,只在我们学校读了一年的初三,就又转学走了,然后就再没了音信。

2

和程菲的重逢居然也是在一个葬礼上。现在想起来,倒有些讽刺的味道。

那天去参加一位老同志的葬礼,然后到指定的饭店去吃饭。在饭店的门前,摆放着白酒、盛满清水的脸盆、装着





小饼干的碟子。这是一种我不太懂的规矩,但看别人都在用白酒漱口,用清水洗手,然后吃块小饼干才进到饭店去用餐,我便也一一照做。我想,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入乡随俗吧。在我洗手的时候,另一双手也伸到了脸盆里。我很恼火,我不喜欢和别人一起洗手。我转头一看,一张白白的大脸正冲着我微笑呢。我愣了一下,终于认出了他。我没有擦手就当胸给了这小子一拳说:“丫头,这些年你跑哪混去了?”程菲嘿嘿傻笑着看我,没有说话。我这才注意到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一个很美的女人。我很难确定她的年龄,说是美丽女孩吧,又有少妇的风韵,说是少妇吧,又不失女孩的纯情。一时间,我竟有些看呆了。好在我的定力很强,忙转过神儿来问程菲:“这是……你爱人吧。”凭着程菲英俊的相貌,我已经作了肯定。

程菲点点头说:“这是我爱人小雪。小雪,这是我的同学周正,叫大哥就行,是个大记者呢。”

“你好,周正大哥。我看过你很多报道呢。”小雪微笑着向我伸出了白嫩的小手,我轻轻握了握,感觉是那样的润滑,那样的让人留恋。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们可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说。这小子今天穿着一套青色的西装,显得更精神了。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咱市修配厂机修车间做技术人员工作。现在刚进了机关,当上了技术科的科长。”

“不错呀,都当了科长了。你看你那文弱书生的样子,应该和我这五大三粗的东北汉子更换一下职业啊!”我笑

哈哈地说。说心里话,我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呢,程菲都当科长长了,自己还在做很辛苦的跑外记者呢。

席间,程菲硬拉着我坐到了他爱人坐的那张桌上。那张桌上都是女客,让我很不舒服。我们两人刚坐下,就都被别人从后面拦腰给抱了起来。

真的很巧,又遇到了两个初三时的同学:吴胖子和钱智高。这俩小子上学的时候就是混子,勉强拿到初中毕业文凭后,就直接走向社会了。读书时我曾经和他们打过几次架,都是因为我看不惯他们欺负外来的程菲。程菲是个孤儿,父母早亡,来我们这个城市是投奔他的表叔家的,是个可怜的孩子。所以,我对吴胖子和钱智高他们两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没有什么好感,听说他们现在正合伙搞长途货运,瞧他们的打扮,腰包似乎都很鼓,还有就是啤酒肚子更鼓。看他们这么热情,倒让我有些感触了。不管是什么时期的同学,成家立业后,奔波忙碌的生活很难让你记起谁或去寻找谁,除非是极其要好的同学,或者是这个同学做了什么大官,你需要他的帮助。难道这就是世态炎凉?

我们被拉坐到了邻桌上去喝酒。这里都是清一色的男人,看架势,这酒不能少喝了。吴胖子掌握着酒瓶,要给每个人都倒一大杯子白酒。说今天难得遇到老同学,必须喝好喝倒。程菲坐在我的身边,悄悄用手掐了我大腿一下。我就明白了。刚要说点什么,钱智高就说话了,“滚蛋,你个死胖子。你以为参加的是婚礼啊?赶紧吃点就撤得了。要喝的话,咱搞个同学聚会不就得了?”吴胖子立即点头称是。说着就把





目光转向了我和程菲，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去。我做东！咱不是没钱，只是图个亲近。”

钱智高立即接过话茬说：“你臭美啥呀死胖子，不就是盖了个二层小楼吗？”

“可我……我怕没有时间呢。”程菲说。

“怎么？当了大科长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劳苦大众了？”吴胖子乐哈哈地说。

我笑了，说：“好的，我去。”我知道，这几年很时兴搞同学聚会什么的。

程菲说：“那好吧，周哥去我也去吧。”

可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那顿饭竟是我和程菲的诀别。

3

我把头向座位后仰了仰，闭上了眼睛。努力回忆着吃那顿饭时的场面。

其实那顿饭吃得很匆忙，但也很平静。并没有我预想的那样，吴胖子和钱智高会像个暴发户的模样给我和程菲看，言谈举止都很斯文。但我瞧他们两个家伙的样子实在感到别扭，性格文静的人不是硬装出来的。最后还是我讲了两个荤段子，让大家有了点笑声。程菲呢？我依稀记得他就坐在我的身边，很少听到他说话，好像一直在低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机。

咳，这小子咋就这么短命呢？当了科长不说，你那媳妇还那么漂亮……

车子终于停在了火葬场的门前。

火葬场位于市郊区的森林公园附近，四周绿树环绕，抬头看去，那大烟筒正冒着淡淡的轻烟。我叹了口气，看来程菲的身体已经消失了。

我抬腕看表，时间是5点10分。火葬场的门前停了好多的大小汽车，有几个陌生人正斜靠在汽车上吸烟，看样子像是司机。火葬场大院里站了好多的人，我居然没有一个认识的。我忙去管理处询问，才知道程菲的灵车还没有到，就排在第二份的亡者开始炼了。

我忙拿出手机，拨通了程菲的号码。放到耳朵边后，自己就笑了。心里说自己这不是有毛病吗？怎么要给死人打电话呢？真的是职业习惯？刚要放下，那边居然通了。

“周正，你也来送我了？”声音很低，却能让你清晰地听到。天哪！我险些把手机给扔了，真的是程菲的声音！

“我就在你的身后。”程菲又说。

我猛地转回身，远处大墙边上的杂草丛中，站着一个人，一个穿着青色西服的人，正微笑着向我招手呢！招手的姿势很缓慢，但幅度很大，就如他身子是僵硬的，手却像根儿粗面条。

他妈妈的，那真的是程菲！一晃儿，程菲就消失了。我用手使劲儿地揉了揉眼睛，再看到的，只是那枯萎的杂草和高高的砖墙。

是幻觉？电话也挂断了。

